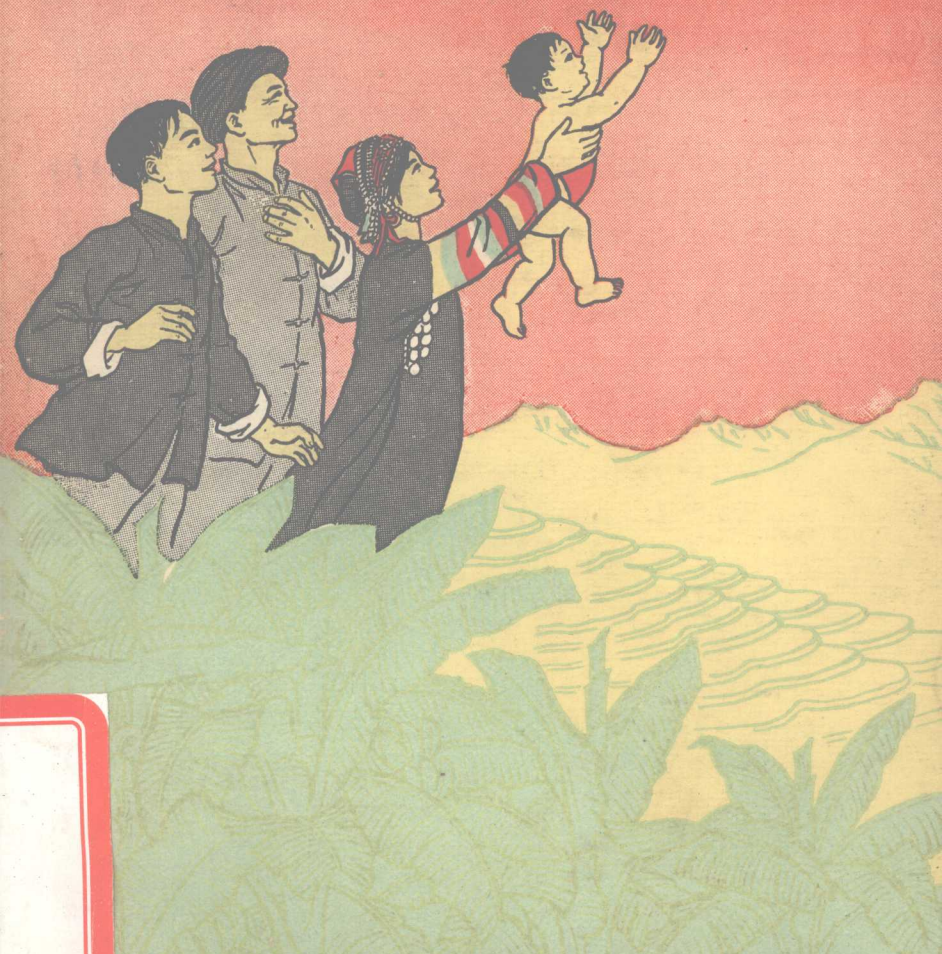




KUCONGREN YOULE TAIYANG
苦聰人有了太陽

黃昌祿 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苦聰人有了太陽

黃 昌 祿 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1962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游记，写的是共产党派人三进深山老林寻找苦聪人和帮助他们建设新生活的故事。

苦聪人是住在祖国云南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一直住在原始森林里，过着刀耕火种的困苦生活。解放后，党派人把他们全部找到了，帮助他们从原始社会一步跨过几千年，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苦 聪 人 有 了 太 阳

黄 昌 祿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 3/16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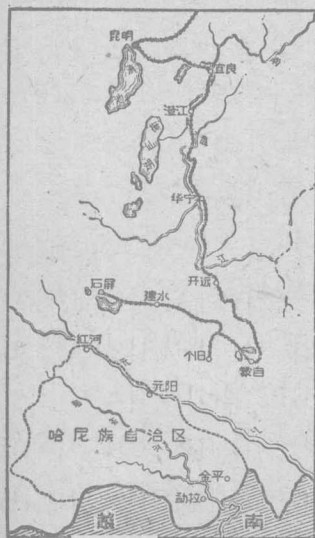
1961年5月北京第1版 1962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40,000 定价(3)0.16元

目 次

紅河南北·····	4
夜宿勐拉坝·····	8
到了苦聪兄弟的家乡·····	11
他們生活在原始森林中·····	13
共产党一訪苦聪人·····	20
共产党二訪苦聪人·····	25
共产党三訪苦聪人·····	32
民族大家庭的溫暖·····	39
一步跨过几千年·····	44
猎人之家的变化·····	49
第一代有文化的苦聪人·····	53
最新最美的图画·····	60

我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省,是个民族最多的地区,除了汉族,还有彝(yí)、白、傣(tài)、哈尼、僮(zhuàng)、苗、佤(kēwā)、傈僳(lìsù)、回、纳西、拉祜(lāhù)、景颇、瑶(yáo)、藏、布朗、阿昌、怒、蒙、独龙、崩龙等二十多个民族。



他们有的生活在高山顶上白云深处的原始森林里,有的居住在香蕉成林菠蘿满园的亚热带河谷。全省每一个县,都居住着几种以上的民族。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来到云南红河南岸的边境上,访问了苦聪人。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多么伟大,毛主席的恩情多么深厚!我愿意

將這次見聞，告訴親愛的讀者們。

紅 河 南 北

在電影《五朵金花》里，蒼山洱(ě)海的光風多么誘人。紅河就發源于洱海，蜿蜒地流過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象一條美麗的紅色的飄帶，繞在自治州的腰間，然後流入我們親密的鄰邦——越南民主共和國。紅河把自治州分成兩半：北岸叫“江內”，是彝、漢等民族的聚居區；南岸叫“江外”，主要居住着哈尼、苗、瑤等民族。紅河南岸哀牢山上的原始森林，就是苦聰人住的地方。

我在“錫都”個舊市搭上汽車，向國境邊上的金平縣進發。解放前，這裡都是羊腸小道，從個舊到金平縣，至少要走四天，沿途山高林密，野獸成群，極其危險。運輸貨物全靠“馬幫”，就是由許多馱馬組成的馬隊，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描寫的，正是這個地區的情景。一九五四年，人民政府修通了公路，現在只要大半天，就可以到金平縣城了。

早晨七點多鐘，汽車離開“錫都”。白茫茫的大霧遮住了山頂，填滿了山谷，前邊十幾丈遠就什麼也看不見了。山區公路盤旋曲折，驚險萬狀，駕駛員却以為



常了，他們沉着地駕駛着汽車，在崇山峻嶺之間奔馳，好象騰云駕霧一般。九点多鐘，朝霧慢慢地消失。 我从車窗望出去，看見山脚下躺着一條彎彎曲曲的河流。 它从萬山叢中流出來，既看不見頭，也看不見尾，紅褐色的波浪沖激着岩石，發出雷鳴似的吼聲。 原來這就是中越兩國人民的友誼的河流——紅河。

汽車渡過紅河，下午四点多鐘，到了群山環抱中的一座小城，便





是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的金平县城了。金平城修在河岸上，这条河产过砂金，所以叫金河。城里只有一条街，过去只有“县衙門”那所四合院，是全城最好的房屋。现在盖起了許多嶄新的楼房，有中共金平县委的办公大楼，有国营百貨商店、人民銀行、新华書店和邮电局，还有医院、学校、旅館、飯店和电影院。旧时代留下来的破旧的街市，現在已經看不到痕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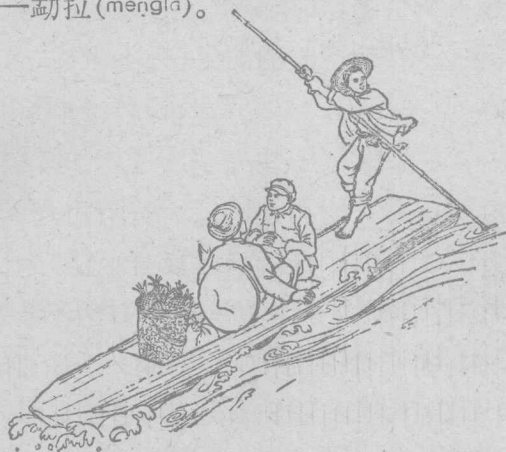
我到金平的第三天，正逢七天一次的“街天”（就是逢集）。县城附近的各族人民穿着鮮艳夺目的民族服装，带着土特产品前来逛街。

哈尼人穿的是深蓝色的短褂，苗族妇女系着花裙，瑤族人頂着一块鮮紅的头巾，傣族姑娘的打扮是白衣素裙，把整个街市裝飾得五彩繽紛，如同一座百花盛开的花

园。祖国呀，你真是一个可爱的民族大家庭！

苦聪同胞住在靠近越南的边境上，从金平城去还不通公路，我雇了一匹马驮着行李，继续南行。这时候正碰上一年一度的雨季。这一带边疆的雨季从五月开始，到十月结束，在这几个月里，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久了，山谷间的小溪也变成了大河，河上没有桥梁，也没有渡船。我只好学本地人的办法，脱了衣服，涉水过去。遇到较大的河流，才有一种用一根挖空的木头作成的独木舟。人坐在独木舟上，摇晃不定，幸好兄弟民族的船家技术非常熟练，把我们安全地渡到了对岸。

这一天，我们走了二十多里路，就涉过三条河，乘了两次独木舟。下午，我们到了金平县第三区政府所在地——勐拉(měnglā)。



夜宿勐拉坝

“要到勐拉坝，先把老婆嫁。”

“十人到勐拉，九人不回家。”

过去流传在红河南岸的民谣，把勐拉坝形容得象“鬼门关”一样可怕。据说鸟飞过这里，不死也要掉毛。至于人呢，外地人当然不敢轻易到这里来，就是居住在坝子四周山上的各族人民，也不敢随便走下坝子来。他们到坝子里逛街，也是清早下去，中午就离开，绝对不敢在坝子里过夜。

为什么勐拉坝这么可怕呢？原来这块狭长的小平坝，四周被高山包围着，地势低洼，气候炎热。坝子里有六条河流，还有数不清的沟渠，到了雨季，到处积水，蚊虫成群。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土司的统治剥削下，全坝几千居民生活异常贫困，人和牲畜住在一起，没有条件讲究卫生。所以一到雨季，便蚊虫猖獗(chāngjué)，瘧疾流行。过去每一百个人中，平均有八十八个人每年都要患一次以上的瘧疾，而且患的又大多是恶性瘧疾，得了病二十四小时就会死亡。解放前，这里没有医疗所，也没有卫生人员，人们得了病只好去求神送鬼，当然不会有效，结果就是“七月头，八月尾，不

死也要見見鬼”。垠子里的人口因此逐年減少，活下来的人也是面黃肌瘦，十五六岁的少年才象八九岁的小孩那么大。这里便成了著名的“瘴气区”，田园也荒蕪了。

我到达勐拉垠，看見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这时候雨后初晴，周围群山滴翠，香蕉林里垂着一串串肥大的香蕉，高大的芒果树上传来一阵阵蝉鳴。棉花已經結鈴吐絮。稻田里黃綠相間，黃的是成熟的早稻，綠的是剛插下的晚稻秧苗。身強力壯的傣族小伙子和美丽活泼的傣族姑娘正在收割早稻和搶栽晚稻。一阵阵悠揚的歌声，随风送进我的耳朵里。

那天晚上，我睡在区政府里，沒有挂蚊帳。我一向听說这里蚊虫多，便准备与蚊虫搏斗一番，哪知直到天亮，連一个蚊虫也沒有发现。这个奇迹使我深深感动了。

后来抗瘧队的王朝忠同志告訴我：一九五八年，党和政府派了一支由許多专业医务工作者組成的抗瘧队，来到勐拉垠。他們白天帮助兄弟民族搞农业生产，晚上在群众中調查蚊虫孳生(zishēng)和瘧疾流行的情况。把情况摸清楚以后，他們帶領全垠各族人民，开展了一个以消灭瘧疾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鏟除了住宅四周的杂草，清理了村寨附近的沟渠，修建了畜厩，



把牲畜同人分开居住。屋內每月都用“六六六”药粉喷射一次，在水塘和沟渠里，也经常洒杀虫的药剂。后来自治州在这里召开消灭瘧疾的现场会，勐拉坝变成了消灭蚊蝇的先进地区哩。

抗瘧队又帮助各民族培养训练了九十八个抗瘧保健員。全坝二十二个村寨中，每个村寨都有一个至三个抗瘧保健員，每个乡都建立了卫生所，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坝的抗瘧保健网。如果发现了患瘧疾的病人，馬上进行彻底的治疗；沒有患病的，也普遍服用預防药。講到这里，王朝忠同志笑着对我說：“往年这个时候，正是瘧疾流行的高峰，所謂‘谷子黄，病滿床’。現在呢，你走遍全坝也很难找到一个患瘧疾的病人了。在勐拉坝橫行了几千年的瘧疾，已經被制服住了！”

听了这一段話，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詩——《送瘟神》来：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烛照天燒。

瘟神，瘟神，有了毛主席，有了共产党，你再也別想行凶作惡了。讓我們点起蜡烛，燒起紙船，送你归天吧！

到了苦聰兄弟的家鄉

在勐拉坝，我雇了一匹当地老乡的馬，馱着行李，由一位在苦聰人地区工作的傣族干部黃正忠陪同，繼續赶路。我們走到坝子的尽头，鑽进了哀牢山。滿山遍野都是綠色的野芭蕉和竹丛，悠长的蝉鳴伴着欢快的鳥叫，各种小动物在地上跑来跑去。好些地方，竹叶和树叶交織成一座座天然的綠色大帐篷，我們在下面走，既晒不着太阳，也淋不着雨。原始森林中的植物自生自灭，衰老的竹子和树倒在地上，堵塞了我們的去路。赶馬的老乡便抽出挂在腰間的砍刀，砍出一条路来。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边地的兄弟民族总是隨身帶把刀，原来有如此妙用。

我們在这可爱的山林里鑽了一天，傍晚才看見一

片綠茵茵的稻田，原來到了一個僮族同胞居住的村莊。村里的房屋雖是竹牆草頂，卻十分寬敞。我們住在一位鄉人民委員的家里。他殷勤地燒水款待我們，還領我們到村里的公共食堂去吃晚飯。糯米飯加上鮮竹筍，真是香美可口。在北京，竹筍是一種珍貴的菜蔬，在這裡卻和野草一樣，遍地都是。鄉人民委員告訴我們，這個村子今年學習了傣族農民的經驗，第一次種植雙季稻，早稻已經獲得了大豐收。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們告別了僮族同胞，又踏上了旅程。眼前是望不到盡頭的長滿青草的山坡，山溝里的野芭蕉長得象樹林一般茂密。這是多么美好的天然牧場呀！如果開墾出來，又是多么肥沃的田地呀！在祖國的邊疆，到處都是這樣富饒可愛的土地，在等待着人們開墾哩！

中午抵達鄉政府所在地翁當寨。寨子修在半山上，四周全是蔥蔥郁郁的樹木。寨子中心有棵高大的冬棕樹，撐着傘一般的葉子，垂下來一串串綠色的和金色的花穗子。住在这个寨子里的全是哈尼族同胞。原來在哀牢山區，各個兄弟民族都有一定的居住地區：傣族和僮族住在炎熱的河谷里，哈尼族和瑤族住在半山，苗族和苦聰人住在高山頂上。解放以後，隨着交通條件的改善和各民族間團結互助的加強，這種長期形成

的界限已在开始打破。

过了寨子，我們繼續往山上爬。山越高越陡，路又窄又险，草木也



更加茂盛了。偶尔走到一块玉米地，突然覺得天地豁然开朗。回头一望，哈尼人的村寨，較低的山峰，飘浮的白云，都在我們的脚下了。天气漸漸变得寒冷起来。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們忽然看見高山頂上出現了一片黑茫茫的原始森林。在森林的边緣上，有一片新盖的茅屋。黄正忠指着那片屋子对我說：“我們到了苦聰兄弟的家乡了。”

他們生活在原始森林中

我們看到的这片黑茫茫的原始森林，紧靠着越南民主共和国，东西有七百里长，南北有一两百里寬。我們的苦聰兄弟，便住在那云雾漫漫的密林深处。

生活在內地的讀者，恐怕很难想象出在原始森林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是你們一定听說過撾人氏

(suì rén shì) 鑽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的故事。这些太古时期的传说，正是几年之前苦聪同胞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世代代住在原始森林里，种植的庄稼只有玉米一种，使用的铁质农具，只有砍刀。每年春天，他们在森林中砍倒一片树木，等树木晒干了，放火把树木和野草一起烧成灰，铺在地上，然后用一根木棒或一把用带杈的树枝做成的木锄，在地上掘个窟窿，丢下种子。种子下地后，他们便要带着弩箭，日夜轮流在地边上看守，与森林中的各种鸟兽作斗争，直到收获。尽管这样防备，森林中的熊呀，猴呀，松鼠呀，各种鸟雀呀，还是不断来捣乱，结果是鸟兽吃一半，人吃一半。收获

最多的人家才够吃四个月，一般只一两个月便把粮食吃完了。

苦聪人的男子从几岁起便学会了射弩。粮食吃完了，男子就带着弩箭和火枪，到森林中去猎取白鹇(báixián)、青鸡(jīngjī)、松鼠、麝(jì)、鹿、熊等飞禽走兽，妇

